

无声世界

邹尚庸 著



作者小传



邹尚庸，男，1933年阴历九月初十出生，黑龙江省克山县人，中专毕业，1952年前在学校读书，1953年至1976年在部队工作，1977年始在河北省文联工作至今。

1958年发表处女作。已出版儿童中篇小说四部。短篇小说《第一个音节》获《人民教育》征文优秀小说奖，中篇小说《立头等功的孩子》获河北省第二届文艺振兴奖。1958年获南京军区文艺创作三等奖，1959年获《解放军报》文艺创作二等奖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丢了妈妈

- 一、家乡情.....(1)
- 二、离别.....(13)
- 三、遗弃.....(25)
- 四、国槐树下.....(37)

第二章 坏妈妈

- 一、学艺.....(50)
- 二、歧途.....(60)
- 三、在收容所里.....(73)

第三章 她不象妈妈

- 一、闭门羹.....(87)
- 二、苦役.....(99)
- 三、童心相印.....(109)
- 四、出逃.....(121)

五、流浪街头.....	(13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四章 这里没有妈妈

一、试读.....	(144)
二、第一课.....	(155)
三、定音符.....	(169)
四、无声和怪调.....	(180)
五、毆斗.....	(192)

第五章 找到了妈妈

一、引导.....	(203)
二、离奇的梦.....	(215)
三、一封特殊的信.....	(226)
四、补课.....	(235)
五、谁是妈妈.....	(247)

第一章 丢了妈妈

一、家乡情

一对赤足，蹬着山岩；一双黑手，攀着树干。从岩石的背后渐渐露出一头黑发，一双大眼，一个朝天鼻子，一张黧黑的娃娃脸。他憋足劲儿，双手用力一撑，终于爬上了崖顶。他摇头甩掉脸上的汗珠儿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开始四下张望，好似在寻找着什么。这是个男孩，上身裸露，下着黑裤头，左肘挎着一个篮子，里面盛着少许野菜和一把小铁铲。他的眼睛忽然停留在前面一片草地上，嘿，好大一片苦苦菜哟！他咧咧嘴，撒着欢儿地奔了过去，没承想，当他跑到离苦苦菜还不到一米远的地方，脚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疼痛使他停下来，抬起脚一看，被山岩磨得呈鱼鳞状的后脚跟，扎着一根寸把长的木刺，他一咬牙，伸手拔了下来，一股血水跟着流出，滴在岩石上，落在草丛中。他咧咧嘴，用手揉了揉，然后一点一滴地走到苦苦菜跟前，双腿一跪，拿出小铁铲挖起野菜来。

“李石山——！”随着喊声，从山坡的羊肠小道上，急急忙忙地上来一个男孩，他叫大刚，是专门来找挖野菜孩子的。他跑到跟前，拍了一下挖野菜孩子的肩头，急不可待地

用手边比划边说：“石山，双月又在说你的坏话啦！”

李石山抬起头，看着来人脸上的表情，猜摸着他打的手势，渐渐地乐了，随后摇了摇头。

“这是真的，”大刚加重语气，打着手势又说，“双月正在村里对孩子们说呢，快回村吧！”

“啊啊！”李石山愤怒地站了起来，提起篮子跟大刚连跑带颠地往回走。

李石山今年十二岁，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。好在他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，凭视觉探求知识和人生；辨别着人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。他心灵质朴而纯真，性格开朗而又倔强，成天乐呵呵地领着小伙伴们玩儿，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忧愁和寂寞，生活得非常愉快。

李石山住的村屯，是一个远离大城市的山村，村子不大，四面环山，村后是一座大山，峭拔高耸，象一名顶天立地的卫士，日夜护卫着生活在这里的山民。村前有一条小溪，小溪两岸散布着少许的梯田和坡地，上面种着一些稀疏的庄稼。随着山势建造的青石房屋，高低错落，掩映在绿柳翠槐之中，几个水洼，似明珠镶嵌在山脚，小溪则象素练缠绕着村落。李石山家在村头，三间石头房子背靠大山，面向小溪。村里人都说这里生活苦，向往到大城市去谋生。可是，小小的李石山，却觉得奇怪，难道城市就比这儿好吗？他爱这大山沟，他爱门前终年流淌不息的小溪，那清清的溪水，是他和小伙伴们游泳戏嬉的地方，在小溪两岸的乱石缝隙中，还隐藏着比铜钱大一些的小螃蟹。每次游泳完，他和小伙伴们便一起搬动着石块，呼喊着一只只小螃蟹。青青的蟹盖，多足的脚步，长长的螯和那对突出带柄的小眼睛，特别

令他们喜欢，有时捉多了，好心的妈妈将小螃蟹裹上面用油一炸，嘿！青盖变红，蟹脚变酥，拿起一只小蟹，看着红红的蟹壳，黄黄的面筋，乐得嘴都闭不上。咬上一口，脆生生；嚼起来，香喷喷，好吃极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李石山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小溪两岸连着大山，山上长着钻天的苍松和漫山遍野的荆棘、野草。李石山经常上山打柴、挖野菜，他熟悉山岩的坚硬，树木的种类，野菜的分布，百花的差异。他出生在这里，大山沟养育了他，他爱大山上的每块石头，每棵树，每朵花，每株草，每滴水，每把土，……

山村小，人口自然就少。在这不足百十口人中，有两个人受到特别尊重和爱戴。成年人中受爱戴的是年已七十高龄的赵爷爷。他是全村唯一在外做过事的人，见识广，识几个字，年龄又最大，因此，村中不管谁家有婚丧嫁娶，妯娌纠纷，婆媳不和或者集体办点什么事情，都要向他讨教，找他评理，都要经过他的点头认可。在不成年的孩子中，得到拥护的就是李石山了。

李石山个子虽然不高，但身子骨长得跟他的名字一样，象岩石一样结实。村里的十多个孩子中，年龄有比李石山大的，也有比他小的，除他不会说话，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外，都是健全的。李石山成为孩子的头儿，不是靠他结实的身体和高举的拳头，而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和智慧超人，从而博得了小伙伴们的拥护。张婶每次上山砍柴，便把爱哭闹的小女儿丫丫交给李石山看着。当丫丫哭闹找妈妈时，他不但替她擦鼻涕眼泪，还领她到山坡上去找野枣吃。所以，丫丫最喜欢跟这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哥哥玩儿了。王叔家的小儿子二蛋

胆子小，每当他在小溪里抓小螃蟹，搬开石块发现了螃蟹而不敢下手捉，站在那儿乱喊乱叫时，每次都是李石山跑过去帮他捉住，再用茅草给他拴好。邻居大刚，更是李石山的崇拜者，他简直成了他的尾巴，跟随他上山砍柴，下水捉蟹，漫山遍野地去捕蝶逮鸟，不许别人说他一句坏话。孩子们当中，只有双月没把李石山放在眼里，这个叛逆者在孩子们当中，毫无顾忌地散布说：我 just 不服小哑巴，有胆量和我比比试，我要是输了，就拥护他当“国王”。

此刻，双月正站在村中的土堆上，双手叉着腰，向聚集在他下面的孩子们训话：

“你们听着，今后不许再跟李石山玩儿，不许跟他跑，不许……”

双月正讲在兴头上，发现李石山和大刚匆匆地赶来了，他马上向李石山伸出小拇指，叫起号：“小哑巴，有种的你上来……”

李石山从双月的表情中，看出了他的恶意，尤其是那朝他晃动的小拇指，是对他最大蔑视，他生气了，动火了，冲上土堆用力一推！双月原以为李石山决不敢上来和他较量，心里一点儿没加提防，他站立不住，一个趑趄退到了土堆下，险些摔倒。

“噢——”孩子们发出一阵惊呼声。

双月不甘心失败，向李石山开始反扑。

李石山站在土堆顶上，瞪着眼，握着拳，凭借着有利的地势，居高临下，抗击着双月一次比一次凶猛的进攻。双月比李石山整整高出一头，年龄也大，点子也多，他的计谋是先抓住李石山的胳膊，用力把他拉下来，自己重新占据土

堆。但李石山早已识破他的诡计，站在土堆上左躲右闪，就是不让双月的手碰着他，每当双月的手扑空时，李石山就用力的一推，把逼近土堆顶的双月推下去。

“噢——噢——”围观的孩子们欢呼着。

双月的每次进攻遭到失败，都引起了观战的孩子们的一阵嘲笑。双月有些恼火了，又向李石山冲过去！李石山飞起一脚，意外地踢中了双月的胸口，双月一个仰把叉摔在地上，滚下了土堆。

“噢——”孩子们欢呼起来。

“啊啊！”李石山也手舞足蹈地庆幸自己的胜利。

连遭失败的双月恼羞成怒，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，爬起来就要向李石山砸去，这一意外的情况谁也没有料到，李石山和孩子们都吓呆了。

“住手！”随着喊声，赵爷爷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，他夺下双月手中的石块，严肃地说，“孩子们，你们玩‘占山为王’，怎么真动起手打架呀！”

“是双月不对，”大刚说，“爷爷，是他说石山的坏话。”

“对，”丫丫揭发着说，“我们和石山哥好，愿跟他玩儿，双月眼馋不服气，要我们听他的，不理石山哥……”

“还骂石山是小哑巴。”

“还往地上吐过唾沫呢……”

赵爷爷捋了一下额下的白胡子，面向双月说：“双月，石山是个残疾孩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！”

双月被赵爷爷说得满脸通红，慢慢地低下了头。

“双月，你年龄大，以后不许欺负石山行吗？”赵爷爷摸着双月的头问。

双月轻轻地点着头。

李石山虽然听不见赵爷爷说了些什么话，但看到双月低下了头，知道批评了他。他本来无意和双月打架的，于是，赶忙从土堆上跑下来，向双月“啊啊”了两声，表示歉意，然后用手拍打着双月身上的灰土。

赵爷爷笑了，夸奖说：“孩子们，李石山虽然不会说话，可心眼好，比你们懂事啊！”

赵爷爷这么一夸，孩子们更敬佩李石山了。

李石山对双月的友好表示，并没有赢得双月的好感，他仍不放弃争夺国王宝座的奢望。几天后，大刚慌慌张张地跑到李石山家说：

“石山，双月还不服气，又来跟你较量了。”

李石山从大刚比比划划的手势中，已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他“啊啊”了两声，便跟随大刚走。一出门，发现双月光着大膀子，赤着脚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正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。李石山站住了，“啊啊”两声，用手比划着问双月要干什么？双月把手往身后小溪的沙滩上一指，说：

“小哑巴，不，石山，咱们比摔跤，你要是能摔倒我，我就服你！”

“啊啊。”李石山毫不示弱，大步地向前走去。大刚紧紧地跟在后面。

双月和李石山进行摔跤比赛的消息，立即在村中传开，孩子们纷纷地赶来观战。

小溪的水特别清，岸边的沙砾特别细，特别平。正值中午时分，溪水反射着耀眼的金光，鱼儿不时地跃出水面，小螃蟹钻出石缝晒太阳；沙滩上，双月气势汹汹地用手指划个

大圆圈，说：

“石山，请吧！”

李石山与双月过去交过手，每次都是双月胜。李石山心里明白，今天，双月正是拿这手想来压服他，这次得认真对待，所以，他站在那儿没动。

“怎么，石山你害怕了是不是？”

李石山眨眨眼，仍然没动。

“大伙儿看见没有，”双月趾高气扬起来，挺挺胸脯说，“石山害怕了，我喊三个数，他要是不敢上，就算输了！你们今天就得听我的……”

孩子们听着双月的喊数声，两眼直盯着李石山，都替他捏一把汗。

“啊啊。”还没有等双月把三个数喊完，李石山一步跨入圈内，叫喊着，表示应战。

双月不喊了，伸出手和李石山拉开架子开始转游，寻机将对方摔倒。顷刻间，平镜似的沙面现出了一个个脚踩足踏的深坑。双月先使腿绊没奏效，李石山猛拽没有成功。双月猛甩开李石山双手，将他抱起来用力一抛，李石山头重脚轻，被摔倒在地。

“石山！”大刚赶忙奔过去。

李石山却推开了大刚的手，倔强地爬起来，双眼瞪着双月。

双月得意洋洋地说：“石山，怎么还不服输？”

李石山用手抹去了粘在脸上的沙粒，二话没说扭头就跑。

双月笑了，仰起头，挺着胸脯，得意地朝围观的孩子们喊着：“石山逃了，你们今后都得听我的，谁捉到了野鸡必须

把最长的鸡翎给我，谁有了好蚰蚰得任我挑，谁要是……”

“为什么把好野鸡翎给你？……”

“石山领我们玩儿，从来就不要东西……”

“我们不听你的。……”

“什么！”双月勃然大怒，俨然地挥动着拳头吓唬着，“你们谁敢不服管，看我……”

“啊啊！”一声喊叫，打断了正在向孩子们发威的双月的话。

双月回头一看，小溪的岸上，李石山右手拿着一盘绳子，左手向背后山上指着。双月一下子明白了，李石山这是不服输，要和他上山比赛采药材呀。他这下可傻眼了。双月就怕上山下崖。山村是贫穷的，唯一的副业就是上山采药材。药材却专长在断崖的石缝中，采药时，人背药篓，腰系绳索，从断崖顶上往下坠，悬空的身子在风中摇摆，在云中蠕动，每采一棵药材，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。双月一想到那惊险的场面，还没比赛，他早已认输了。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，竟以守为攻地说：

“石山，反正你已输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没空儿和你比。”

“啊啊！”李石山见双月要溜，赶忙跳下堤岸，抓住他的胳膊死死不放。

围观的孩子们也替李石山叫阵：“双月，你胆小不敢比啦？……”

“你这次要是再赢了石山，我们才服你。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双月打心眼儿里不想与石山比，可在孩子们的纠缠下，又无法脱身，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，跟着李石山离开了沙滩，上了堤岸，向断崖走去。越接近断崖，他心越发虚，

真想马上溜回去。他看了一眼李石山，只见他胸有成竹，毫无畏惧地走着，心里更觉得发慌。

李石山曾看着妈妈下过一次断崖采药，所以，他把双月领到一处鹅头崖便停下，先把绳子一头系在一棵大树上，另一头递给双月，“啊啊”地喊叫着，让他先下。

双月连忙摆手后退，喊着：“石山，算了，算了……。”

“啊啊！”李石山向双月鄙视地竖起小拇指，然后把绳子往自己腰上系。大刚见石山真地要下崖采药，他慌了，赶忙上前阻拦着：

“石山，不能下，太危险！”

“对对，”孩子们也一齐劝着，“不能下去！”

李石山根本不听孩子们的劝告，继续往身上缠绳子。

双月也慌了，上前按住石山的手说：“石山，就算我输了还不行吗！”

“啊啊！”石山一把推开双月，执着地要下崖。

大刚无法，只好转过身去向山下大喊起来：“婶婶——，石山要下崖——，快来哟——”

“婶婶快来哟——！”其他孩子们也一边喊着，一边手拉手地把石山拦住。

李石山的妈妈，正头扎一条毛巾，在烈日下的梯田里给玉米锄草。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生活的煎熬，使她眼角过早地现出了几道细微的鱼尾纹。她听到孩子们的喊声，先是一怔，当她循声望去，发现在鹅头崖上的孩子们拦住石山时，马上意识到出事了，她丢下手里的锄头，撒腿便向断崖奔去。

断崖边上，李石山冲孩子们“啊啊”地叫着，想让伙伴

儿们躲开，可孩子们没有一个退让的，他们手拉着手筑成一道人墙，左堵右挡地移动着，就是不让他下崖。孩子们不让步是有根据的。因为，在李石山出生不久，他的父亲为了生活，独自一人腰系绳子在断崖缝中采药时，绳子被岩石磨断，坠入山涧摔死了。因此，他妈妈曾向孩子们个个交代过，帮她看着李石山，不准他下崖采药。

李石山呢，早已把妈妈禁止他采药的事抛在脑后。为了争气，他一把推倒了丫丫，向崖边跑去。

“李石山——”孩子们在身后追着。

恰在这时，李石山的妈妈赶到了崖顶，上前一把抓住石山的胳膊，喊着：

“你不要命了！”

李石山一扭头，见是妈妈，站住不动了。

“还不给我回去！”

李石山看到妈妈满脸怒气，只好从崖边转回身。

“都回家吧！”妈妈既对石山，也是对大伙儿说的，孩子们听了，都默默地散去。

李石山的爸爸去世后，石山就和妈妈住在那三间青石屋里，苦度着童年艰难的岁月。可是，霜偏打独根草儿。一次，他得了病没钱治。就是有钱，在这被大山封闭的山沟沟里，又到哪儿去找医生呢！高烧一连几天不退。等妈妈上山采回药，熬好给他服下后，高烧是退了，可他从此再也听不到声音了！生活多么残酷，这一意外的打击，对这孤儿寡母来说，是太大了。人们除用叹息表示同情，又能给他们母子多大的帮助呢！唯一能给他们一点儿经济支援的是石山当解放军的叔叔。十年来，从石山记事那天起，他就和妈妈相

依为命了。在这大山沟，他们母子俩和全村每家每户一样，过着俭朴而清静的生活。为了石山能健康地成长，善良的妈妈，有饭先让石山吃，有水先让石山喝，有布先给石山做，把满腔的母爱，全部倾注在这个哑巴儿子的身上了。石山呢，对妈妈也是非常地孝顺，凡是妈妈说的话他必听，让做的事，一定做好。春天，他帮妈妈拉犁耕地；夏天，他帮妈妈从小溪中抬水浇地；秋天，他帮妈妈收割玉米；冬天，他帮妈妈上山砍柴，只要是妈妈做的事，他就抢着干，只要是妈妈生气的事他立即不做。今天，妈妈生气地把自己从山崖上拉回来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所以坐在屋里的炕沿上很不安。

妈妈并没有训斥石山，她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玉米面窝头送了过来，声音低沉地说：

“石山，你爸爸就是采药摔死的，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妈妈可怎么活呀！”

李石山啃了一口硬梆梆的玉米面窝头，在嘴里咀嚼着。当他看到妈妈消瘦的面庞，破烂的衣服，又把仅有的一个窝头让给自己吃，不由一阵心酸。他后悔不该与双月争气去断崖采药，他不由得眼圈儿一红，“哇”地一声，扑到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。

哭声，把一直在李石山家门外徘徊的孩子们吓坏了——他们以为石山挨打了，以为他妈妈再不准石山出门玩儿了。双月更是感到过意不去，这一切都是他引起的呀，他率先闯进了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李婶，这事不能怪石山，都怪我……”

“可别打石山了……”

“石山没有错……”

孩子们都跟进来给石山讲情，这是石山妈妈没想到的，她吃惊地说：

“我没打石山哪！”

李石山不知双月领伙伴们进来干啥，手里拿着窝头愣怔怔地看着大伙儿。

一阵沉默后，双月试探着问：“大婶，能让石山跟我们去玩儿吗？”

“现在就让他出来，行吗？”大刚补充说。

妈妈笑了：“你们总是缠着石山。好，让他去玩儿吧。只是，今后你们要在一起好好地玩儿，不要再闹意见了。”

“好哇——”孩子们高兴得直蹦高，一拥而上，拉着李石山的手就往外跑。

妈妈看着石山被孩子们簇拥着走出房门，十分感慨地自语着：“可怜的孩子，要是会说话该有多好哇！”

李石山和孩子们说笑着向小溪走去，走在石山左边的双月拍着他的肩膀说：

“石山，我摔跤虽然赢了你，可胆子没你大，我今后听你的。”

大刚走在石山的右边，讥讽着说：“你要是早服气，何必惹石山妈生气！”

双月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过去的事，不许再翻小肠子。”

李石山看他俩说话时的表情，心中已猜得八九不离十，他把手中最后一块窝头放进嘴后，“啊啊”地叫了一声，把手向小溪一指，便带头向前跑去。

孩子们早已习惯了石山的手势，这是命令大伙儿到小溪

去游泳啊！此刻，太阳挂在头顶，烈燃炙烤着皮肤，正是游泳的好时刻。孩子们应声向前跑去，不一会儿，小溪中水花四溅，呼喊声和划水声此起彼伏。看，石山用力划水，游在最前面，在他身后紧跟着的是双月、大刚、二蛋、牛牛……。

“加油——”

岸边上，丫丫和几个女孩子，为溪水中奋力搏击的伙伴们呐喊助威。

水中的孩子们，谁也不甘心落后，你追我赶，喊声和划水声，响成一片。

快乐的童年，无忧无虑，多么幸福啊！

二、离 别

山村是宁静的。大自然是美丽的。十多年来，李石山的胸怀，象蓝天那样广阔而深远，心象一尘不染的溪水那样洁净而透明，意志象山岩那样坚硬。他从来就没有因为自己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而伤过心流过泪。那永远重复不完的单音节的“啊啊”声，是他唯一与人交谈表达情感的语言，他叫得平淡，喊着随便，但在孩子们听来，就是优美动听的音乐，就是国王的圣旨、法官的宣判、将军的命令。村中的孩子们如果有一天听不到“啊啊”声，就感到寂寞，心中象失去了主心骨似的不知要玩什么。李石山被孩子尊崇得几乎是一个了不起的开明国君、至高无上的统帅。在孩子们百依百顺的拥戴中，在妈妈尽心地抚养下，在这遥远而偏僻的山村里，在爸爸遗留的青石屋内，他愉快地度着清贫伴着幸福的童年。

一天傍晚，当火红的太阳已隐入西边大山里的时候，李